

## 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圖第一奇女 第二十三回 風簷下絮語關情 雪地中梅香比武

且說青梅至上房來取手帕，聽見蜂兒正自與夫人說長道短，自揣不便答言，拿了手帕，出房而去。這青梅一邊走著心暗想：「這賊人果然可惡了不的，從中說這兩句話，姑娘來了能幾時？為僕道理全不曉，素日人情可相知。我方才若要當面將他問，干礙著夫人使不的。小姐聞知定著惱，一定怪我錯規矩。不如隱忍不說破，小姐的跟前也莫提。等他再要胡作怪，想個良謀巧妙機。將他槌打三五下，我看他還敢膽大把心欺！」這丫鬟自語自言朝外走，只聽得對面人言把語提。

「青妹子，你自己搗什麼鬼呢？」青梅抬頭一看，卻是張和的妻子王氏、王平的妻子孫氏迎面來了。三個人站在一處，青梅說：「二位嫂子問我麼？我方才到上房去，聽見蜂姑娘如此這般在夫人面前播弄是非，我打算著要摸索他一頓，又怕小姐著怪。」王氏看著孫氏笑道：「他還打人家，那裡不知還要打誰呢！」青梅瞪起眼來說：「他要打那個？」王氏說：「因昨晚小姐叫你賞他嘴巴，你就要動手，又瞪著他，今早坐在廚房裡，又是罵又是說。」孫氏說：「他二孀子別說了，別說了，看氣著青妹子。」青梅說：「他罵的什麼言語？」王氏笑道：「孫大姐不叫我說麼。」青梅說：「不說我踩你的腳尖子。」王氏一邊笑，一邊躲，說：「不要動手，等我告訴你：說你狗頭子大，小雞子大，狗仗人勢，就要打人，不看小姐分上，提溜起來就摔殺。」青梅說：「真個如此說來？」孫氏說：「如何？我料著你也不行。」青梅說：「怎麼不行呢？」孫氏說：「打不過他，他那身量不亞如母大蟲一樣，你如何是他對手？依我說，妹子，罵叫他罵去，忍點氣兒，撻開手罷。」王氏說：「妹子，你可提防著他些兒，冷不及叫人家捉住摔殺，可惜了兒的小命兒。」青梅被他二人激的冷笑連說：「二位嫂子看著，我要不教訓他一頓，再不要你們說嘴。」王氏說：「你才來了兩天，他也指望像我們一般的降下去。」

青梅說：「他素日都是怎樣的一個壞法？」二人一齊說道：「自二夫人死後，他就紅起來了。在主子面前只說別人不是，總是他好，聲張出來，令人受責，他卻洋洋得意，討好出尖，抓乖取巧，一言難盡。」青梅說：「夫人的光景我看著到良善。」孫氏說：「雖不利害，那不理人的脾氣兒可也夠人受的了。也不大打人罵人，人有功勞，笑笑兒拉倒；人有了不是，也不重責。不似先夫人在日，賞罰分明，到叫人痛快。」二人說至此間，把眼圈兒一紅。青梅說：「免死狐悲，一樣的人，何苦如此？」王氏說：「罷呀，妹子！待我們還是高等兒呢！像他李孀、趙孀在廚房裡伺候，一點兒應奉不到，一陣旋風走來，指著臉子大罵，只得笑臉陪著他呢。廚子、端菜的、燒火的，那一個不怕他？只鄭大叔、梁大孀子敢合他頂頂兒。這如今買東西的銀錢都是從他手中發出來，再也不與個足數兒，買了來，夫人到不挑揀，偏他嫌好道歹，罵罵咧咧，只好受他閒氣。還有勞動那害寒病的外了喪的雜羔子，時常調唆他們少大爺打人罵人，要他一點，登時就是一把邪火。」孫氏說：「如今咱鎮國府還想似當初二位夫人在時過那樣太平日子，是再也不能了！」王氏說：「只念著佛保佑著千歲回來就好了。」青梅說：「這勞動合蜂姑娘正是一對壞種，夫人何不把他二人女貌郎才配為夫婦？」王氏說：「好話呀，人家嫁奴才小子？那年伏舅奶奶不中用了，我跟了夫人去，舅奶奶臨終那一日，哭哭啼啼，拉著夫人的手，吩咐了好些話。後來說，蜂兒那丫頭是咱們有功之臣，是我的乾閨女，姑奶奶千萬尋一個鄉宦好人家聘他出去，當個親戚走動著，我死了也閉眼。」孫氏說：「真是這等說來著？我怎麼沒聽見？」王氏說：「我也是影影綽綽的聽了幾句，不大真切，趕我進去，就不說了。」孫氏說：「怪不的任奶奶那一向東顧西跑的說媒，那一日我也聽個話尾兒，聽的任奶奶說鄉宦主兒都知道咱這裡無有大姑娘，究問的我沒的說了，只說是太太的家下姪女兒，那裡說等打聽真了才說呢。又聽蜂丫頭說，扯他\*的臊。想必就是這鬍子藥。王氏啞的笑了一聲，說：「越好撕了沒羞恥的娼婦嘴巴骨罷！等著嫁鄉宦，再活廿五歲可就該著了。」青梅說：「他有什麼功勞，主母這等的高抬？」孫氏說：「想來……」三人正說的高興，只見梁氏走來說：「你們三人在此作甚？青梅姪女，小姐叫你呢，快去罷。」青梅聞言，不暇再問，連忙回轉香閣，孫、王氏也就走散。

小青梅自此留心觀動靜，聽他的詞意看他的行。親見親聞非一次，全然默記在心中。光陰似箭如梭快，不覺歸家兩月零。仲冬之候天寒冷，這一日，乾坤改變刮東風。紛紛碎剪鵝毛墜，萬里山河被玉蒙。次一日，雪住風停晴日暖，幾點梅珠白襯紅。院公鄭昆夫妻倆，帶領著僕婦家丁到園中。掃開路徑除積雪，暖閣中安放紅爐設繡屏。為的是預備夫人與小姐，觀梅賞雪好陶情。家丁們收拾已畢出閣去，老院婆孫王二氏在閣中。掃地垂簾添炭炭，焚香掛畫把茶烹。正是收拾還未了，只聽得外面有人喚一聲。

「眾嫂子們哪，夫人說，多少生活，這半天還不曾收拾完嗎？叫我看你們來了。」說著，掀簾進來，卻是蜂兒。梁氏說：「凍手凍腳冷哈哈的，才生火這就完了。」蜂兒一屁股坐在床上，把手向火盆上烤著，說：「不像來了位小姐，到像伺候主子的一般。大相公更敬奉的利害，買這個送了去，買那個送了去，我也無見賞出個熱屁來。前日更可笑，大冬天叫我送把扇子去，是什麼糖不虎的真筆，價值千金。我又說不上來，招的小姐笑個夠。青梅那小媳婦兒更會湊趣，點著頭兒說：糖不虎的東西你拿著他也不怕燙焦了手？小姐也不說好歹，叫我拿回來了。」梁氏笑道：「想是唐伯虎的字畫，你記錯了。」蜂兒說：「是呀，誰說的上那糖虎蜜虎來？就是在早起，巴巴叫我告訴小姐，教著我說：『你到那裡就說是大相公說的，令人灑掃暖閣，請妹妹觀梅雪，解悶小飲，隨意吩咐，或今日或明日，好令人伺候。』」王氏問道：「卻是幾時來看？」蜂兒晃腦袋說：「白費了少大爺的好心了！小姐說身上不爽不來，又叫太太親身去了，說是不好，慢怠出房，還是不來。」

梁氏三人見他詞意不佳，俱有不平之意，又不敢得罪於他，卻又恨他不過。

那王氏望著孫氏一努嘴，含春帶笑叫姑娘：「妹子你不提到此，我們也不講其詳。從來自有小敬老，我看著太太十分無主張。」孫氏說：「若要依我愚拙見，趁他才來早早降。並非你我胡談論講大禮，女兒應當該怕娘。」蜂兒拍手說：「不差，我是為此氣的慌。姑娘家在家嬌養性兒慣，到了人家不妥當。」王氏說：「姑娘嬌傲還罷了，還有一位傲香梅。不識頑笑面更冷，瞪起大眼似閻王。」蜂兒聽見投機話，心中歡喜樂非常。說是：「大孀大嫂都曾見，那日晚上當不當？小姐要審任婆子，我說句公平話兒又何妨？姑娘動怒就叫打，那小孀橫眉豎目手高揚。我若不是懼家法，就合賊人鬥一場。看他不過雞子大，敢講利害逞強梁？有朝一日對了景，不打下他個稀爛也平常。」孫氏見他說高興，湊至跟前把話幫。

說：「蜂妹子，你是個好強人，自進了這門，誰不敬你？要教這小丫頭子奪了翠去，可不完了？真個的，你多咱當頑兒合他試試。」蜂兒說：「我聽見老說別人會什麼五藝六藝的，萬一打不過他，到叫他越得意。」王氏笑道：「無有的話，身大力不虧，你有他半高，他比在你跟前，尤如綿羊鬥虎一般，壓他個斛斗，還講什麼動手？」孫氏說：「我看他那小身量兒，我也治的住他，別說你咧！」

正說未了，只聽門外叫聲：「鄭大孀在這裡麼？」梁氏答應一聲。青梅說：「小姐叫我告訴你，說與鄭大叔，看好天氣，把那兩匹馬扣備好拉進園來，小姐要玩解悶。」梁氏答應：「曉得了。」孫氏連忙迎出來，看著青梅，一邊使著眼色，一邊招呼說：「妹子進來坐坐，暖和暖和。」青梅說聲使得，一面走入閣中。梁氏、王氏一齊欠身讓坐，說：「來罷，烤烤火罷。」蜂兒似動不動的說：「請坐呀。」青梅坐下說道：「今日好冷天氣，走了這幾步，把手凍的冰涼。」蜂兒笑道：「誰家會武藝的人也怕起冷來？」青梅說：「會武藝的人不能擋笑，除非長一身二指厚的肥膘可就不怕冷了！」孫、王二氏掩嘴而笑。蜂兒說：「也不是那們說，青妹子是京裡的人，蓮花盆內住慣的，嬌皮嫩肉，不似咱鄉莊村野，皸皮粗肉，風吹日曬，不以為異。」梁氏說：「果然青姪女兒不但此肉白淨，比在一處也比你們清秀好些。」青梅說：「清秀也罷，村粗也罷，只要有福。就好像我這下流之才，只好當一輩子梅香；要像蜂姐姐有才智心胸，有功於主，太太一喜，認個乾女兒，挑個鄉宦人家聘了出去，嫁個王孫公子，轉眼就是大大的夫人！」蜂兒滿臉通紅，心中暗轉：「這小賤人話中有因兒。」遂把眼看著孫、王二氏。

孫氏說：「青妹子，你在京裡可有什麼新聞？」青梅說：「新聞可到無有，我跟著楊大娘學了個笑話兒，說與你們聽罷。」王

氏說：「很好。」青梅說：「一個南方人在北方作縣令，嫌饅首不佳，意欲自蒸，命門子找好肥子。門子錯聽，把肥胖漢子找一個來，拉至門外，至內回話：「稟爺，肥子找到了。」官兒說：「劈兩半著蒸。」肥子著忙，跪倒大聲喚道：「老爺，老爺！小人不是真胖，是水腫呵！」梁氏與孫、王二人哈哈大笑。蜂兒惱又不好，也只得跟著笑了。

正然說笑，只聽屏後一陣響聲，吱吱喳喳，卻是兩個老鼠打架，在屏腳下跑來跑去。梁氏說：「這幾個貓兒因天冷也不往園中來，他們就作了耗了，要咬壞了東西怎麼好？」王氏說：「少時叫人抱一個來你看看，公然不怕人了。」正說未了，只見北窗上進來一個金鑲玉鐵貓兒，躬身剪尾，待望下僕。蜂兒笑道：「小東西的對頭來了，少時銜了去皮骨皆化，看他還嘴利否？」青梅看著貓說：「你這個肥頭大耳的畜生，仗柔眉取憐，竊腥羶為智，盜廚中物，庖人受累，破繡房窗，侍兒被打，日享美食，貪心無厭，還要殺害生靈以圖悅口。待我趕開這廝！」說畢，取出一塊炭正打在貓兒嘴上，大叫了一聲，竄下北窗，飛跑而去。兩個老鼠也就驚散。大家喝一聲彩：「好准手！」

梁氏說：「青姪女想必也是跟著老太太學的？」青梅說：「冰梅、月梅、紅梅連我共四個人，都跟著小姐學習武藝。月梅有了病，不叫他學了；紅梅膽小，不會騎；冰梅雖會了些，為人性急氣躁，小姐不大喜愛，後來就不叫他學了。」蜂兒鼻子裡一笑說：「這等就是妹子你拔了尖兒了？」青梅說：「我也不會什麼，不過瞎說。」孫、王二人滿心裡要蜂兒碰個南牆，好解解積恨，彼此用話加幫。

孫氏說：「果然青妹會武藝，咱倆何不摔個跤？果然你要摔倒我，從今不望你發標。」王氏說：「你不中用，合我一樣更膿包。蜂兒妹子有點勁，拳腳結實身量高。叫他姐兒兩個試一試，賭下東兒咱們保。」那蜂兒滿心正要把青梅打，聞言喜色上眉梢。問聲：「妹子敢不敢？咱兩今朝玩一遭。」青梅帶笑說：「拉倒」，故意擺手把頭搖。說：「誰會武藝誰有力？我不過學了幾路虛式耍槍刀。要講摔跤可不好，你力大身長比我高。」蜂兒說：「不過消遣閒解悶，比比誰強誰要逃。」孫王二氏拍手笑，說：「青妹子如何發了毛？無非玩笑取個樂，跌一個斛斗也不算蹊蹺。」青梅含笑說：「罷了，岔著跌個大紫包。有句話兒先說下，誰要惱了怎麼著？」蜂兒說：「誰惱了是個忘八旦，摔輕摔重別叨叨。」青梅回言說：「很好」，他二人站起身來忙計較。

兩個人一齊把大衣脫下，用手帕子束在腰中，提了提靴子，蜂兒就要動手。青梅說：「慢著，這裡磚地碰破了腦袋。咱們往土山上梅樹底下去，那裡是黃土，又平坦，又向陽，就跌倒了也不至於大傷。」蜂兒巧咧咧來來來就走。青梅說：「咱們賭個什麼東西？」蜂兒說：「使的，走走。」孫王二人笑嘻嘻的跟了出來。梁氏也跟在後面，叫道：「二位姑娘玩雖玩，好歹別惱了，哭哭喊喊，鬧的夫人、小姐知道，連我都有不是的！」孫氏說：「你看這個大架子，可是多說，他們倆那個不知好歹，還用你老囑咐？」王氏說：「可說嗎，一個玩也有惱的？惱就別玩兒。」蜂兒說：「惱了便不算人！」孫氏說：「是咧！」

說話間，來至山坡上。青梅問道：「咱們是什麼一個摔法？是抓著摔，是搭上架子？」蜂兒暗想：「若抓著摔，他的身子伶俐，捉冷兒揪住我不好動轉；莫若搭上架子，我比他高，他夠不著我上邊，我抓住他的兩肩，用力往下一按，他就倒了，那裡用摔呢？叫他在雪地打兩個滾兒，叫他們看個笑話兒才覺有趣。」遂說：「搭架子罷。」青梅也不言語，會家不難，把左手往腰中一叉，伸出右手，把蜂兒前胸連衣帶肉抓住，用力一揪。蜂兒疼痛難當，說：「妹子鬆鬆手兒，抓住肉了！」青梅說：「我才抓了你一處，你到抓了我兩處，難道我肩頭上不長著肉？你抓不的嗎？既要摔交，就說不起肉不肉的。」蜂兒用力往下一抓，也指望連肉抓住，不知青梅是煉就的工夫，蜂兒一抓，他一揪勁，硬如樹木，那裡抓的起來，不過是揪著浮皮的衣服。心中有些發慌，兩膀用盡平生之力，望下一按，指望把青梅按倒。青梅覺他這個主意，使了單手托天的架勢，支柱住他的前胸，腦袋頂著他的心口，一撮勁推著他腳不著地倒退著飛跑。跑至不平的去處，青梅揪著一轉，又跑了回來。青梅總是正跑，蜂兒卻是倒退，一連幾跑，把個蜂姑娘使了個汗似蒸籠，吁吁亂喘。梁氏與孫、王二人看他那胖嘴巴子來回答撒撒撒的亂顫，不由笑個不了。王氏嚷道：「你們怎麼不摔呀，只是個跑哇？」蜂兒此時手忙腳亂，不知所措。二人扭去，揪至梅花樹下，青梅見他無了氣力，腹中暗笑了一聲：「笨腳娼婦，你該下去躺躺兒了！」遂把兩腳一收，丁字步兒站住，用右手拄著他的前胸，揚起了左手，望蜂兒兩隻手腕子上左右開弓，乒乓而磕。蜂兒哎一聲，雙手一齊鬆開青梅的兩肩，青梅得便，用力把蜂兒望懷裡一帶，復又望外一推，下面一個掃腳。

只聽咕咚一聲響，蜂兒跌了個仰八叉。青梅用腳只一送，順著偏坡兒雪又滑。咕嚕咕嚕朝下滾，猶如一個大西瓜。跌了鼻子蹭了臉，摔掉了釵環碎了花。蹲了金蓮破了嘴，斷了滿手好指甲。青梅撒腳往下跑，扯著腿子往上拉。叫了聲：「好漢姐姐別裝死，起來舉個螃蟹扒。」唻嘍嘍拉到坡兒上，圍著梅樹繞三匝。說：「疙疸散散別叫姥姥，看見我殺個雞兒，你可別惱快起來罷。」蜂兒哎喲「罷了我」，疼痛難當只叫媽。放開嗓子哭又嚷，猶如屠戶把豬殺。樂壞了孫王人兩個，一齊拍手笑哈哈。梁氏惟恐蜂兒惱，忙上前來用手拉。